



■ 浙江美术馆外景



■ 浙江美术馆设计图



■ 浙江美术馆内景

中国建筑师的路不在西方,不在后方,在前方 当代建筑创新要“守正出奇”

◆ 程泰宁

今时不同于往日,社会在发展,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在不断改变。仅仅靠弘扬传统文化,就能解决当代问题了吗?

现在有一个倾向,就是不分主次、不分好坏地把传统文化中表面的、往往也是最浅显的东西拿出来混充中国文化,或者将继承传统等同于肤浅的符号拼贴。比如直接把坡屋顶、马头墙,以及汉服祭孔、读《弟子规》当作“传统”来大力“弘扬”。前一阵我在央视国际频道看到一个节目,将昆曲与嘻哈音乐结合在一起,这种生硬的拼贴与混搭,让我感到特别尴尬与别扭。

对于传统,我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“抽象继承”,即透过那些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去理解传统的内在精神、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等,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融入到今天的价值、思想体系中。中国文化如一条奔腾的大河,它是从传统中来的,但必须融合现代的内容,必须对当代问题作出明晰的回应。我想说,这个千呼万唤的“中国当代文化”,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从废纸堆里扒拉出来的。它需要各个领域,也包括建筑设计领域,从自身的实践出发,深入比较反思,转化创新,逐步形成新的、有自己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化,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、动态发展的过程。

1952年,我以第三志愿被南京工学院(现东南大学)建筑系录取,误打误撞闯入建筑殿堂。我的恩师近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第一人杨廷宝所说的“建筑设计无定式、无成法”,影响了我一生。

“建筑学研究最关键的就是‘化’,要融通中外,转换提升,化入心中”。与建筑的形式美比起来,我更重视建筑的“传情”。建筑学具有复杂性、多义性与开放性特征,是很难用条分缕析的简单理性来梳理清楚的。我反对照搬传统建筑中那些具象的形式元素来表达中国文化,数十年来,我把我的所有思考建立在实践土壤之上,试以案例来分析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。

整体综合、自然有机的建筑观

1982年,杭州第一家合资饭店黄龙饭店筹建,方案做了整整一年,共有三轮修改。在设计黄龙饭店之初,我就意识到这个项目的复杂性,需要综合地考虑好功能、流线、结构、经济、管理等一系列问题,特别是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,以及文化心理成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网络的切入点。最后的设计通过没有先例的单元成组分散式布局,不仅取得了建筑与自然之间、现代功能与文化心理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,而且也创造性地解决了酒店设计中一系列复杂问题,包括流线长度、客房布局、公共空间设计、酒店管理等等。

方案摆脱了一般大中型宾馆的设计模式,借鉴中国绘画的“留白”,采用构成的方法,将580间客房分解成3组6个单元,并在统一的柱网网格上加以组合,形成一个既便于施工,又符合现代化酒店规范管理要求的平面框架。同时,通过单元间的“留白”,避免了采用其他方案可能出现的大“墙”,从而使自然环境和城市空间得到完全的渗透和融合。

设计中,在注意有形形态塑造的同时,更重视意境和氛围的表达。当顾客在华灯初上时分进入大堂,透过若隐若现的庭院和水面看到灯火辉煌的餐厅部分,宛如欣赏一幅立体而有现代气息的“夜宴图”长卷。当人们视线穿过塔楼间的空间看到细雨中的宝石山夜色时,可以体验到传统水墨画的韵致。无形形态的营造强化了建筑空间的艺术魅力,也提高了建筑物的欣赏层次。

这次的成功,主要是中国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带来的重大启发。



作者简介

程泰宁,1935年生于江苏南京,中国建筑师最高奖“梁思成建筑奖”获得者,中国工程院院士,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。一直关注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理论体系建构,杭州黄龙饭店、杭州铁路新客站入选“中华百年建筑经典”;加纳国家剧院、马里共和国议会大厦入选国际建协(UIA)《廿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》(该选集选出了全球100年中的1000件优秀作品)。近期,“追梦·山水间”程泰宁建筑作品展正在同济大学博物馆举行。



■ 温岭博物馆



■ 黄龙饭店设计图

■ 黄龙饭店



“抽象继承”来发扬传统

秀美的西子湖畔,苍翠的玉皇山麓,浙江美术馆选址于山水之间,环境条件十分优越。

设计从书法、水墨画、江南传统建筑和西方构成雕塑中寻找通感,以期与自然、人文环境及现代审美理念取得和谐统一。建筑体量依山形展开,并向湖面层层跌落,起伏有致的建筑轮廓如同山体的延伸,自然而然地融入环境背景中。黑色屋顶构件与大片白墙的色彩对比、多面坡顶穿插的造型手法,在似与不似之间表达着江南传统建筑特征,如水墨画般流露江南文化的气质意韵。而钢构架、中空夹胶玻璃、石材等现代材料与技术的运用,由坡顶转化而成的屋顶锥体与水平体块的穿插组合,又使建筑极富现代感与雕塑感,符合现代的审美理念。

我们在设计中结合功能布置了尺度不同、各具韵味的庭院空间,景观布置兼有中国园林手法和江南水乡特色,使人们在参观、浏览的同时获得丰富的空间体验。同时,在陈列展览之间的过渡休憩空间、交通核心以及展览流线的终点等部位设置了钢和玻璃构成的虚体,将室内空间尽情地向外环境开放,以达到内外交融、虚实相生的景观效果。在华丽的金属玻璃屋面覆盖下的3层通高的中庭是整个美术馆空间层次的高潮部分,万缕阳光穿过金属板百叶的缝隙,丝丝渗入,再穿过层层叠叠的画廊,直泻到底层大厅,为内部空间导入了柔和奇幻的光影,完美地表现了美术馆空间的艺术氛围和文化魅力。浙江美术馆如同一幅一气呵成的现代水墨画,在江南烟雨迷蒙中,诉说着现代中国的审美理想。

创新要“奇”得有“情”有“理”

温岭博物馆乍看它有点“怪”。

设计这个建筑,我用了非线性的形式语言塑造成一块山石的形态,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形式语言的选择与推敲,才使得这个博物馆能于周边混乱市井之中而自成一种气场,同时也与当地的石文化取得呼应。博物馆表达了温岭市四大文化之首的“石文化”,又恰恰建在石夫人山下,和自然、人文环境很契合。“石头”的瘦、透、皱、漏,别有一种中国韵味!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建筑放到它所在的城市环境与文化背景中去看,我们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“奇怪”。同时也因为这个建筑形式背后的文化底蕴,才使得它与一些程式化的非线性造型区别开来,具有了一种中国韵味。

现在,人们很关注建筑形式,“欧陆风”“现代风”“新中式”。其实,脱离了时代和环境去评价一种建筑是没有意义的。项目的基地条件、功能要求,特别是建筑所处的时代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不同,就会产生不同的建筑样式。对形式的固化理解、对某种“程式”的跟风,正是今天“千城一面、万楼一貌”的重要原因。

建筑设计领域中的“思”不是抽象的玄思,它应该是与“做”结合在一起,是实践中的思考,也是思考中的实践。

传统是什么?传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,也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。我们重视传统文化,目的并不是要复古,而是希望延续自己的文化基因,然后转换创新,向前发展。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混为一谈,那就是泛化了传统,也抹杀了当代的价值,更否定了中国文化不断转换更新的可能,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觉。

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传统的国家,但是我们更需要建构一个符合我们当下情境的中国当代文化。

建筑这门学科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,没有标准答案,没有金科玉律,所以探索的空间很大,魅力也就在这个地方。对于建筑学的未来,包括中国建筑的未来,我还是很乐观的。